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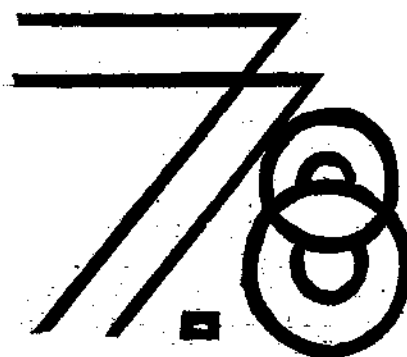
新潮

1947

風 太 張 編 主

導報·紹介·析分·論評

卷 四 第



版出日一月一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第四「在鍵關戰和 流交之情友美中

論一又題問共國

了老衰黨產共

派斯克馬評金特泡魯克

幕內聯蘇

界世的來未

態變的女婦年中

後

外圈聞新

國民大會前奏徵曲
宋院長親民怨天下
政黨對外締約創例
周恩來尾巴生兩條
政治黃牛黨踟躕戲

黨中人打鐵打美大
台俄潛華密謀建國
共特活動近事窺聞
沈雁冰乘炸彈出國
(共九則)

社國立版圖書精 潮 新

和戰關鍵在「第四方面」

張太風

長時期的和談，從形式上看似乎跟着軍事發展在跳動，其實呢，還是半身不遂，因為政治問題內涵過於複雜，牽住了和平談判，情勢便更加尷尬，戰呢？和呢？沒有誰能夠置答，不過大家都知道戰是解決不了政治問題的，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原是千真萬確的好辦法，但，現在所謂的和戰的關鍵是在中國內政問題的幕後（是之謂複雜），幕後是什麼呢？不是已經表面化了的「三五之爭」和「八二之爭」，是在「第四方面」。

什麼是「第四方面」呢？第四方面，這名稱雖是記者杜撰，却大有道理，它是從第三方面演析而來的。現在爲着和平奔走的第三方面，是包括了國共兩黨以外的黨派代表，社會賢達以及美國的和平使者，他們一直努力折衝在國共之間，而和平始終是難產，美麗的諾言和協議都成爲空頭支票，現在和談重心移至南京，雖然是在嚴重的局面下，因此好像稍稍鬆了一下，却是和戰還是一個未知之數！雖然，第三方面的努力，頗爲關心者所稱道，但，他們的努力，可能獲得的也僅是這一點而已，因爲那「幕後」的控制，足以抵消第三方面的努力而有餘，我們願坦直地指出中共的幕後，就是國際共產黨。國際共產黨便是這里所指的第四方面，也就是因中國內政問題所引起的和戰局勢的關鍵，因爲我們認清楚了中國內政問題，實在就是國際政治問題。

基本觀點，則中國內政問題之由來，反過來看，便是因國際政治而產生的，國際政治問題之存在，成爲中國今日內政問題的原因，比方說最近報載，莫斯科對中共指示時局的政策，凡二端，一在政治上令中共必須力爭國府委員名額取得否決權，二在軍事上必須恢復今年一月十三日以前之佔據態勢。再看一看不久以前中共的聲明，一點不錯正是在執行這兩項國際指示，要求十四名府委及恢復一月十三日以前之軍事態勢。這一事實即是告訴我們中共已經離開了國家立場，而是代表國際共產黨執行其國際任務，以期達到控制中國之「國際要求」。

這樣，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假使中共不能達成「國際任務」，假使國際共產黨不能滿足對於中國之控制，則中共一定不敢就此罷手，國際共產黨也當然不允許中共罷手的；反言之，如果中國堅決地爲了中國，不願受他人約束，要求領土及主權之完整，則中國的和平勢必不可能，戰亂或將自內亂變爲外患。例如哈爾濱共軍獲得蘇軍運東軍區軍需品分配委員會之軍用破壞器械及技術之供應，這是說明蘇軍希望中國內亂廣延開來。又如毛澤東與莫斯科所訂的密約第三條規定「東北共軍死守齊齊哈爾安東兩地，蘇軍于各地留置部隊必要時出面阻止國軍前進。」這是說明中共不能完成局部控制中國之任務，蘇軍顯意斷然不顧一切的來干涉中國內政，因爲它不願見中國和平統一強盛起來，失掉它在東方的控制勢力。

綜觀這些分析，則所謂第四方面，實在就是我們今日內政問題的潛在因素，或者說它是中共幕後控制力量，因爲有這個因素存在，所以政治問題無法解決，因爲有這個幕後控制力量的支持，和平始終無法實現。以往幾個月，國民黨的忍讓與第三方面的努力，終是不能換取中共方面的誠意合作，過去的談話停停，邊打邊談，和談前途反而益趨渺茫黯淡，當非無因的了。現在我們既然明白了和談關鍵之所在，則必須對之有所努力，因爲我們迫切地希望和平，希望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爲了這，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口號，就是「譴責第四方面」！拒絕第四方面對中國之殘酷的侵犯，我們希望藉人民的努力，立即遮斷國內政黨對外的依賴，促令中國共產黨徹底改觀作風，使之變爲中國國家前提下的一個民主正軌上的政黨，假若這些要求，變爲行動，則立即可以變爲現在南京奔走的第三方面的最大後援，倘第三方面的努力，不就第四方面來着眼下手，則一切勞碌仍屬徒勞無功，一切希望亦將成爲泡影。

中美友誼之交流

基爾爾特

去年八月十日晚間有一急電告訴重慶日本已無條件投降，在關於日本祇是願意有條件地投降的更詳盡報道尚未到達之前，當地各報紙已出版小型號外，而且此過於簡明的新聞消息已由無線電廣播至全數擁有無線電收音機的中國社會，在一個難以置信的短時間之內，每一個中國城鎮的全數人民都到了大街之上，恣意表示一種歇斯迭里亞式的狂歡，甚至後來該項消息的修正報道傳來，亦不能對他們這種狂歡發生何種影響，除了他們最後由於體力再不能支持外，竟沒有一個人亦沒有任何情形能使他們的狂歡休止。那打破他們八年來可怕的緊張生活，使他們的情感自然迸發流露的，乃是那項透露過早的消息中所含的驚奇成分。

翌晨，各早報披露了日本祇是願意有條件地投降的消息時，這種為數民族的批評官能便又掌握住中國人民的集體意念，此所以去年日本投降之日，中國並沒有甚麼自然發動的民眾慶祝——除官方循例表示愉快外，沒有任何歡慶的表示——以後亦未再有甚麼表示，去年此時，一部份由中國寄來的新聞報道，實在還有把上述官方滿意之表示渲染過實之處：因為當時黑暗已開始籠罩中國的自由區，而且黯淡的程度與時俱增。

我們一定注意到今年美國各報記者中無人稱稱中國的任何份子是在熱烈慶祝日本投降的週年日，真地可說的話，馬歇爾元帥，司徒雷登大使和蔣委員長全已說子，再沒有甚麼我們可以說的了，任何人細心閱讀並體會過這三位要人所發表的談話，必然不會期待著接獲甚麼中國熱烈慶祝日寇投降週年的消息，我們必須先知道，日本投降的三個月之前，當大家全已看出日本作戰已經失敗，而唯一難以斷定之點，即它拖到何時才肯承認戰敗時，中國是抱有多麼大的希望，然後才能認清那些日子的樂觀和現在蔣介石氏的聲明及共產黨對蔣氏聲明的反聲明

所指出的中國應當抱的悲觀之前後截然不同。要舉出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國家有充分理由如願獲致它所期望的和平固然不容易，但在全數為要從和平中獲致真實滿意而付出了重大代價的國家中間或者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為傷心失望。

在這種情勢之下，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似乎是美國人民應當認清那些消息應有資格對世界大勢表示意見的中國人所最受不住的一件事，並不是阻礙他們善後復興的物質艱困，亦不是使他們繼續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大規模內戰，而是美國人士對他們所受困難的缺乏同情的急遽論斷。最近環遊世界歸來的，幾位國會議員他們在中國祇住過一個非常短的時期，祇道聽途說獲得了幾件關於官吏貪污和不稱職的消息，現在居然表示切望美國海軍陸戰隊立即撤離中國，因為中國是一個無希望的非常混亂的國家，或發表其他類此的演說，他們已鼓勵美國人民說了一大堆評論中國目前情勢的話。這些話傳到中國不僅足以使一沮喪的民族感到更大的苦悶，而且足以惹起一種憤恨的情緒，這種憤恨情緒再加上已被抓傷的顏面，能很快地發展成爲一種憎惡心理，使任何駐中國的美國代表無法在任何方式下增進中美兩國的利益。

我們全聽說過「面子」在遠東的重要，每一個看過關於中國的作品者都已聽說過中國人把別人傷害他自愛心的行爲看作一棍比傷害他身體或掠奪他錢財更爲危險的行爲。這一點固曾屢被言過其實，但最低限度是一有條件的真事。中國英勇抗日八年，別個國家給與它的物資援助，它並不怎樣認爲了不起，但它的各同盟國承認它是世界第一等國，給予這受盡艱辛的中國一個「面子」，中國却銘感萬分，這乃是千真萬確的事。記者個人深信這件事就是中國各階層人民對於所有美國人均表示萬分誠摯的和絕無前例的友誼二最大原因。當然在赴華的美國人

國共問題又一論

田經茹

國共問題是國家與共產黨之間的問題，也就是代表中華民國最高治權的國民政府與在華共產黨相互間的問題。中共是國際共產黨駐華的分機關，與屬於國家的政黨截然不同。凡百政黨都是由愛國的人民所組成，其主義政策雖各不相同，但其目的在國運興隆與國家富強，並沒有絲毫兩樣。其所以集思廣益齊心合力以赴者，無非爲此，「國家的利益高於黨的利益。」這是文明國家各政黨所公認的金科玉律，誰也不能違反了它。

淺見薄識的人，往往誤認國共問題爲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問題，如果共產黨的行所爲，合於政黨的條件，而爲屬於國家的一個政黨，僅僅爲了主義政策之不同；而與國民黨相對立，那末只要用合法合理的方式，像其他文明國家的政黨一般的去作政治活動，政黨政治是不會引起兵戎相見的糾紛的，何致發生國共問題而歷久不決！惟其共產黨根本不是政黨，而且不是屬於中華民國的，立場不同，利害相反，所以問題擴大，鬧成今天這樣的局面，如果我們仍用庸俗的目光去評論這個問題，無異替與國家相對立的集團作義務宣傳，而成爲它們的毫毛！

國家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並不屬於國家以外的任何集團，民主爲國民應有的權利，而與外人無關。無須越俎代庖，國家以內的一切問題，實在用不到共產黨人來干與，所以任何

中間，仍有些人對於中國人的感受性表示並未顧及。記者本人深信：這件事亦是蔣委員長及其領導下的全體軍官欣然與魏德邁將軍及陳納德等通力合作，願意給與他們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以便去打擊日本，或讓他們訓練中國軍隊以打擊日本的最大原因。

除了蔣委員長與史迪威因意見不合而起衝突這一件事之外，一切中國高級軍官和官吏始終願意把自己的主張放在次要的地位，而很大大地配合着美國的作戰計劃。這在一般對戰前中國的階級所特有之固執及重顏面態度有幾分認識的西方人，都甚以爲奇。中國人民對於外國人的這種態度，常常是他們政府領袖的態度之反映，宛如街上頑童的態度，完全是由他們父母在家中給與他們的教誨決定一般。而且不僅中國凡蔣氏諭令所及各地方的成年人民對美國人態度絕對友善，連中國兒童們亦是同樣友善，在全世界上美國大兵足跡所至的國家，幾乎全數國家街上的兒童都祇是向他們乞取糖果及其他珍貴物品而已。中國的兒童却從不向他們乞取物件，奇怪得很，他們反而老是在街上跟蹤我們的大兵，把水果一類的禮物贈給他們。這種行爲當然是高級國民黨官吏內都會談論的見諸行動，他們所說的必然是「中國的盟軍乃是「中國的忠實友人」」一類的話，我們十二萬分相信，中國政府最高階層之所以覺得這樣，各同盟國的政治家把中國列入於交戰國間的最高等級，乃是比任何別個更爲有力的一個原因。

各報紙在討論到戰後中國的前途時，從來不提及內戰的可能性，但中國報紙中頗有許多論及中國善後問題的文章，指出中國必須在和平來臨後，在極短時間內向世界證明自己確有資格贏得并保持它英勇抗日八年後在世界文明進步國家間獲得的最高等交戰國的地位。那使它覺得：無論如何，必須把自己的政府制度徹底現代化的，就是這種在國際間必得保持自己更大的「面子」的需要。因爲一個由於繼續生活在「一黨一訓政」下而不得不承認自己在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民族，除了在表面上與各大民主國家平等之外，怎能希冀真正得到甚麼呢？要保持自己所以獲致的高等地位，中國就需要在勝利之後立即亦發展爲一個經濟力量雄厚的國家，財政健全，而且有各種各樣的工業。許多識見短淺的西方觀察家之所以認爲重慶有一大羣政府公務員和富於理想的知識份子，由於太忙碌於他們自己的設計以便在和平來臨時爲中國獲致大的利益，而已無能力關心戰爭，就是因爲中國人對於此類願望狂熱地集中精力。

或者現在我們更明白了：日本投降以前自由中國所最懼怕的各種戰後可能演變中，再沒有一

花言巧語都不必相信，正如我們不相信「東亞共榮圈」的荒謬宣傳一樣！只要平心靜氣一想，其處心積慮，所為何事，不待言而自明。凡屬國民，對於與國家利益相反的集團，應抱怎樣的態度？這是最起碼的常識，想不多言。

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中央政府，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他統率之下，軍隊屬於國家，軍令必須統一，國家之內，如果另有一個類似中央政府的組織，或尾大不掉的地方機構，私有武力，割據自雄，擁兵稱亂，這顯然違反了人民的公意，主權之完整，與領土的完整性，凡有血性，誰能容忍！政府受全國人民託付之重，對此應有嚴正表示，負起應盡的責任！

在華共產黨原是受人利用的傀儡，沒有主張，也沒有靈魂，只是一味的盲動，但他們到底也是中國人民之一，不應為了它國和一己目前之利，而倒行逆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高明如毛澤東先生者，當知這最淺顯的道理；勸他趕緊解脫國際的枷鎖，使共產黨成爲名符其實的政黨，不再供人驅策，爲人作嫁，在國家法律與社會秩序範圍內，公開活動，以政黨政治的方式，使中華民國走上不並矛盾的統一與民主之路。

(5)

根據眼前有目共見的事實，國共問題之能否解決，重心全在共產黨一方，只要他們不自外於國家民族，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倘仍襲政黨之名，爲傀儡之實，其連綿結，甘爲我首，則在精衛戰不遠，何必一定要自走死路！與李自成張獻忠並垂不朽。

三五、十、二五、臨浦歌澤

件事比可能發生內戰這層更被他們認爲可怕。這種可能性太可怕了，以致無數的中國人完全不顧正視這問題。連那些無法不正視這內戰問題的政府官吏們，亦非到不得已時不肯討論到這件太敗興事情。他們在事前已充分明白看出：內戰一經揭開，便無法再用任何妥協的方式解決中國的政

治問題——除非那種妥協肯讓共產黨控制整個中國的危險，給予共產黨一個更強有力的地位。蘇聯加入了遠東的鬥爭場面後，他們對於這一層便認識得更爲清楚，更相信結局必致如此。當蘇聯的內容公布以後，重慶人士對於中國戰後能爲自己和自己在國際間的「面子」成就的偉大事業之希望，立刻以水之就下的速度消失。最後杜魯門總統聲明那已獲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必須先與共產黨結締和平，然後纔能得到美國的物資援助，這樣幫助中國共產黨站在一個不能攻破的地位，與政府講價還價後——天哪，那真夠他們受的了。

x x x x x

在八年極度艱苦和緊張的生活後，延續性的困難，當然是中國很難忍受的。一個富於自尊心的民族的陷於失望，不僅是很難忍受，而且亦能使他們的情感轉爲激昂悲憤！那種自尊心所已受到的許多創傷，很深而痛入骨髓，再塞些鹽粒到那些傷口裏去，必然不能使一般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有好感。而這些中國知識份子今天對我們的情感，明日就必然成爲中國所有各階級人民的感覺。美國於作戰最後一年間，在中國所建立的好感，倘若我們有智慧去保持它，說不定將來有一天會於美國有很大的益處，一個像中國這樣因爲它內部的不幸事情而失去了面子的國家，不僅爲失面子而深爲憂慮，亦十九會對於一切缺乏同情的批評發生忿恨。許多中國人士正在互相告誡：中國目前所以陷入如此不利局面的原因，由於中國國勢積弱者少，由於美國與蘇聯秘密締結雅爾達條約者多，因爲美國在那個密約中給蘇聯在中國有一強有力的地位，很可被蘇聯運用作使中國亡國的工具。現在我們祇需再把海軍陸戰隊從中國撤退，讓中國被蘇聯不受遏止的勢力任意宰割，而一面再浮誇地聲言我們再不管「這混亂到無希望程度的國家」了，就可以使上述的通常談話變成爲永久憎恨美國的根據。

曹聚仁

共產黨衰老了

共產黨對於整個世界是關閉着的；除了那位偉大的祖師馬克思，不容有其他「政治家」「政治學說」存在的餘地，他們是政治上的一神教；爲了「列寧」，就排擠「考茨基」。爲了「史太林」，就排擠托洛斯基；中國共產黨對於托派之仇視，甚至於任何政敵之上。這種信仰情熱，頗似戀愛，也近於宗教，除了宗教戰爭，我們沒見過這樣深刻的仇視。（一）成爲共產黨人，好像非本能地仇視國民黨人不可；凡是國民黨的言動都在反對攻擊之列。（二）不幸那位偉大的導師，馬克思，他是孤僻的在博物院中完成他的偉業的；他是孤僻，他對任何黨派不合作，他的堅強信心都爲第三國際共產黨徒所承襲，精神上幾乎和中世紀的天主教徒同出一型；用變態心理來分析，天主教徒，納粹黨，共產黨的信徒多少帶點精神病半瘋狂情態。

在馬克思聖人的前提之中，一切思想，都只能照「資本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途轍去走，還帶了一個強烈的信念：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成功的。（一切革命工作者，主觀上不可不有此信念，客觀上不容有此信念。）前幾天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知道嗎？十年之內，共產黨一定成功的！」記者轉問道：「你怕不知道吧？廿年以前，共產黨就該成功了。」依馬克思的預言，從今（指他所說那時起）以後五十年中，世界必然分成兩個階級，一邊集中於資產階級，一邊則是無產階級，於是這兩個階級之中，展開最猛烈的鬥爭，其結果則是無產階級勝利的。然而時代過了七十多年，他的預言並未如樣實現。一則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熟的預言，並未在本資本主義的英國出現，在英國的共產黨直到今日還是落在工黨後面，並未佔有重要的地位，二則俄國的社會，一個封建落後的農業社會，倒反社會革命先成功了。這些不合乎馬克思預言的地方，共產黨人士就必以不容機械地理解唯物辯證法的話來辯護，總之，馬克斯是不錯的。其實馬克斯主義就跟別人的

主義一樣，一部分真實而一部分虛妄的。共產黨的最大錯誤，就在於不肯虛心承認馬克斯主義有所錯誤之故。——依唯物辯證法的看法，社會既然是辯證的進步，則馬克斯主義決不是思想的終點，隨着社會環境的遷變，應該有所揚棄；然而共產黨的人士，就不容對馬列主義有所懷疑，最後則毛主席也成爲聖人了。（穆勒利爾 Miller Lyell 說：「我們知道馬克斯的學說祇是社會學領域裏很小的一部份，它所注意的不過是其他功能對於經濟一功能的倚仗罷了。而且，這種學說所活動的領域性質非常複雜，祇有經過之非常重大而極有系統的準備之後，才有把經濟效能作爲一切聯合中之最優勢的因素的可能。」）我們應該接受這批判的看法。記者認爲要使馬克思學說在中國思想界有影響有正確的效能，先要開始對馬列主義的批判，沒有比盲目的信仰對青年更有害的了，一切主義都是如此。）

前年秋天，記者和共黨的一位朋友談得很久，（那時候，記者正在研究中國是否必須再來一次社會革命的問題，正在廣泛地看共黨方面的文告、宣傳品及論著，）他問我對於共產黨有什麼批評？我說「許我說老實話，共黨是衰老了！」他瞪目久之，我說：「今日共產黨的首領，還是當年漁陽里第一次集會中的人物，這麼久的革命黨，並沒有生產什麼新人物。其次，共產黨自負爲農工的政黨，可是所吸收的，還是年輕的知識青年。首領是古老的首領，羣衆是同樣的小資產階級的學生，甚至文藝作家也還是學生出身的那幾個舊人，並不見一個農工的作家；共產黨真正衰老了！」我記得他並沒回答我什麼話。老實話，一個不容許新聞記者看一看而據說是了不得的地區，一定有不可告人之隱，記者從瑞金看不到一點遺留下來的「政績」，對於延安的我就也不敢作過高的估價的！

美國政治學評論：哈特氏近對於蘇聯政治經濟作如下之分析，渠以為「蘇維埃社會的經濟基礎現在被保存到什麼程度，可以從共產黨對生產手段所有權的態度上看出來。他們，直到今天還保持着國家獨有計劃生產這兩大基本原理來活動。」

「這並不是說個人產業權沒有擴大，比方在這次戰後，各解放區。蘇聯又採用了新經濟政策中各種關於容許私人經商的法律。准許私人開小舖子，准許私人僱傭三五個工人製造簡單的日用品，不過，蘇聯却又恢復它的經濟分配系統，使廉價的貨品流通各地，使那些私人商店失掉利潤基礎，最後只好關門大吉。」

「蘇聯在戰時曾流行過一種『勝利愛國的開闢，政府把一塊空地劃給機關，各機關分給職員，使每個職員都嘗到點耕種的滋味，自食其力。這，自然產生一種責任感和個別佔有的心理，這『制度』直到今天還未撤消，不過，我們却不能認為這就是私有制度的先聲，因為可以估計到的，這運動決不會成爲一種大規模的事業，它不過只用來補給糧食不足而已！」

「蘇聯的集體農場機構也沒有什麼改變，波羅的海的那些解放的共和國，現也正向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目標推進。不過，有點值得注意的，自一九三五年典型憲章頒佈後，集體農場有長期使用耕地權的規定，因此，由此而培養起來的私有觀念，也日見明顯，至一九四三年，這觀念竟發展成爲事實，不過，那時是在戰爭，戰爭之後蘇聯怎樣處置這個問題，目前我們尚未知道。」

「蘇聯的政治家對蘇維埃的政體，都保持着一种基本見解，這見解就是如維辛斯基所說的：『蘇維埃政體是一種平民專政的國家，它應該成爲平民和無產階級的一種新民主國家，即是和資產階級相抗的專政制度。』因此，當資本主義還存在這世界上時，蘇聯便一天要保持着一隊大的軍隊，不論是爲着維持他這個新經濟制度也好，不論是爲着他本

蘇聯內幕

國向外發展也好，有一隊無敵的軍隊，他們認爲是必要的！

「無疑地，戰後一般蘇聯的領袖，仍舊固守着『一九三〇年在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所發表的政治的理論，那時候史太林主張：『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到目前今天爲止，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體，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政體都強大。』」

「在蘇聯發展過程中，和蘇維埃政體日漸脫離沙皇時代的餘跡的，是共產黨相繼擴大。特別在這次戰爭中，由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黨員已五八八、八五二名增至二、五一五、四八一名。一九四一年以後，仍在繼續擴大中。一九四三年官方宣佈黨員及候補黨員共有四百六十餘萬。這種大量的增加，並不是表示黨已經大衆化，而是因爲入黨的條件，已經放寬，馬克斯政治理論，和歷史的種種嚴格試驗，已取消的關係。」

「不過，不管怎樣，蘇聯的領袖還沒有忘記列寧一九〇五年的鬥爭

。那時候，列寧擊敗一般主張廣泛爭取共產黨同情者的主張，而堅持採取建立一個嚴守紀律的較少數量的共產黨核心。目前共產黨已經覺得黨員在戰時過於擴大，組織方面，有散漫不羈正危險了。因此，各黨報也開始批評了黨員政治教育不夠，對黨的原則不注意，因此，共產黨可能在制度里，政黨也只好祇有一個。雖然他們鼓勵非黨員做候選人，但黨政的原理，仍以黨的決策作中心。」

同時紐約前鋒論壇報外交記者巴恩斯氏在其「幕後之謎」一文中，指出蘇聯幕後究有何物？渠以爲：「紅軍共黨及蘇聯新工聯之經理，乃圍繞克里姆林宮相互競爭史太林死後之蘇聯主權。」「另一可能，即紅軍與共黨對其數世紀來在國內爭權之傾軋，尙未達於最後獲至協議之時。」「凡此諸端，俱可能成爲事實，」是以，尼查暴露蘇聯內爭因素之所在。（本篇採自陳永琪先生譯文及九月廿二日中央社紐約電訊綜合編成併此誌明——編者）

未*來的*的*世界

C. Flammarion著
陳嘉寶譯

未來是和過去一般的真實，人們心懸上未來的世界正如同古代的世界一樣的殷誠實在。

有那麼一個時候，在仙女座的太陽系裏，一個比我們大上了千百萬倍的行星上，出生了一種非常進化的人類，他們的眼睛非常特別，能看見我們所看不見的東西，並且，他們有一種器官來代替了我們的五官，他們精巧的和遠視之工業非常發達，已經發明了超度空間穿透能力的儀器，他們已能很成功的決定遠距離之容積，質量，密度，物理和化學組成，運動以及現在對於我們難以辨認的世界之本質。

那些人類在那麼一種高貴的文明榮譽中，他們的形態也決不與我們相像，在思想方面，不單論天文學之進步，而實際他們已成爲這宇宙生存判斷之中心，最後目的之指示者，他們其中的一些哲學家已有了一種觀念，相信有別個可居生界存在之可能性，但一般人却對他懷疑，神學家則加以拒絕，僅有他們種族中思想超越具有自由精神的人樂於接受，認爲這是人類必須有和正常的型式，在我們看來，他們這建立起的「自然界」要再創造一些別的或更好的東西似乎已屬不可能，在他們行星上，動物學已有了「一個標準」，他們想，生物已不可能於他們知道的地方以外再來分類，對於他們心靈方面，包含宇宙中之力量所可作用的地方，而由觀察極敏感，這不多不少正只有十二種感官，則他們皆完全具備。

直到有一個時期，有一些高超的天才發現我們稱人馬座的羣星裏有一顆我們稱之爲太陽同時亦就是我們環繞着的這位太陽，他注意到這顆星有九個主要的星，行彙他的充實，主要的觀察到我們這地球身上來。這星——我們的太陽——以及其他九個行星，若憑我們之感覺是看不見的，他們僅發射黑的光線暗的光輝而已。事實上，經過了長久的歲月，太陽已熄滅了，地球上，火星上，金星上，水星，木星，土星，天

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上的人們已死亡殆盡，慢慢的在這宇宙中，生命之一頁亦漸漸褪了顏色。

但由于仙女座天文學家們以超越之搜求方法，經過二百五十年之辛苦工作，他們已能處理並且完成這巨大的工作，他們爲地球重新記下他的歷史。而對他們特別感到興趣的是發現了地球上起初居有各式各樣的原始動物，而其中特別的是有些頗具聰明的兩足動物。

這個隱約的星球，像是一個黑色的彈丸環繞着另一個黑色彈丸。自有他整個之歷史，開始，它包含有強烈和茂旺的生命。春天和夏季帶來了花的燦爛和原野裏的果實，大地鋪上了五穀的金黃地毯，春之神藏在山林間叨語，鳥兒們歌唱在枝間，牧地和樹林之特殊清香隨風飄送，穿過了山谷，河流，散佈在廣大的源野上，山之谷，河之濱，跟着建立起鄉村和城市，人類的交通漸漸地殖民到全世界。發明了實用的工業，美的藝術，輝煌的科學在各個世紀裏廣大的城市中出現了皇帝們的宮殿，以及神祇們的廟宇。孟腓士(Memphis)征服了巴比倫，埃森(Assis)追隨着孟腓士，羅馬帶走了人們對埃森的記憶，巴黎又取代了人們對羅馬的遺忘，千百萬的頭腦思索過，千百萬的心靈激動過，爲永恒的愛而宣過誓，神聖的擁抱而結合過多少愛的靈魂，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受着日光之孕育，已可舉起他的小手臂受着母親的吻，生命在各種形式中表現出來，經過了千百萬年到現在還是永恆的爆發它的火花，像一束永遠是開始的光帶，像一堆普遍的永不熄滅的火，奮鬥，痛苦，談話，爭霸，野心，戰爭，失望，眼淚，悲悼亦常挾着黑風暴來毀壞了它的外貌，可是，天空裏仍舊是那麼安靜，那麼和平，在生命的春天裏，

它似乎安詳的毫無改變。

是什麼統制了萬物？這是一個聰明而不可猜測的妙技。由於此，「自然」勸誘所有的女孩子都變成了婦人，以不可抗禦的精力來裝飾她們自己，向男的們伸展她們的雙臂，亦為的是保證對生命之延續，從她們的精誠的眼光中隱藏了危險和痛苦，雖然她們亦負責着他們，但同時却亦以鮮花來安慰了他，因此，人類就繼續而無停止，相信它的命運乃無止境，永久長存；決無限制而永遠進化，並且他們可以一直到這種族這行星最後滅滅之期，再亦不留下任何事物在他們的光榮和征服的土地上面過去乃屬過去 (What is Past is Past) 無地球人類，亦無他們遺留的住所，所有的東西皆消失了，所有皆半定了，惟精神乃屬例外，宇宙的精神仍舊統治着一切，它使得物質之轉育轉化出了一切，我們這星球之歷史將為時間之海綿在這紀念之石板上揩拭乾淨，然而這星空宇宙則仍舊繼續好像他的歷史完全尚未寫上。

在幾百萬世紀以前，太陽還是一個氣團，光線和熱量包圍着它，完全白亮眩目，其後轉變為黃而紅，再慢慢地冷卻，經過這幾個階段：白色，黃橙而轉變為紅色，像天狼，Argurus, Betelgeuse, 以及 Antares 等都是如此。因為他繼續冷卻下去，地面上的生命就逐漸稀少，太陽最後表面上會結成了一層硬壳，這通常是由於白熱之熔岩之壓力堆積而成，因此亦就成了許多巨大的火山，由於它的光和熱之消失，地面上生命之快樂與辛勞於是亦就到達了一個終止。還有，這位白晝可見的星辰也就變成了一個佈滿了海洋和雲層的隱暗星球了。沒有一個新的太陽來照耀它，沒有白晝與黃昏，航行在整個空間的黑夜裏，漸漸地捲入到一陣冰寒的風帆裏和由碳酸組成的雪花中來，所有地球上的國家都靜止在一個墓地裏似的，到此時，這將死的太陽在它的運轉中，簡要地顯出它的祖宗的本相來，在無限的空間裏，這種消滅的太陽，不知有多少，當然，用碰撞而復活的要算例外；暫時的星只能照耀一個很短的時間，那亦只是很少有的。

因此，我們熄滅了的太陽，遊漫在虛空裏，帶着一些死亡了的隨後大步的穿過冷淡的空間而去。

等到我們說的那個時間，星辰依舊照耀在天空中，這些世界依舊環繞太陽巡行在空間裏，但此時已不再是原來的太陽，行星和人類了，它決不再是地球亦不會是它同時代的其他伙伴，生命繼續的開花，然而，它已不會是我們這樣的生命。

正如同在地球出生之初，其他的世界已照耀在空際，也因此當我們這行星熄滅之後，這宇宙會依然存在，像它存在我們人類現在的時代一樣，並且在我們所說的這世界裏，一種新的更茂盛的人類會為別的太陽所照耀成長，我們所遭遇到的完全與神學家所說的世界末日之情形相反，在他們，這世界之末日的意義是整個生命宇宙之終止和天堂與地獄之建立；在我們，所述的未來之世界裏每一個凡人的生命以逃亡和堅忍的迅速在生之河流裏日以繼日，月以繼月，年以繼年地自源頭流入至海，快捷的到達他的路程之終了，而隨時隨刻却與生命相接觸。

那時仙女座居民生活在他們廣大的星球上，執行他們自己的事務，好像我們地球並不存在似的，亦不懷疑到我們的歷史早過於他們，在過去，我們人類安於命運之玩弄，一向幻相只有他們單獨生存在這世界上，在普通的人民，沒有人會想起這世界是在時間上相繼而成和空際並存的。只有思想家們才以遠大的眼光來測繪整個的事物，宣佈了這重要的真理，大多數的世界成了永恆和無極 (Infinity)。

在我們嘗試求得宇宙結構之觀念中常有兩個問題會存在我們心中：那就是空間和時間所引起之概念，他們是互相關聯的，但他們正如前所假設的一樣却並不一致。

空間並不憂然自立，時間亦然。簡直不可想像，空間之可壓制性 (Suppression)，有人說空間，原是兩物間之隔離，因此，假使物體完全被壓縮的話 (Are suppressed) 空間亦就不復存在，這完全是一派純粹似是而非的迂腐之論，這定義本身

就不恰當。誰都可以反駁由某種因素所至的地方總不可能施行「壓制」。這地方，這場所，隨你之喜歡或在那虛空裏，一無所有，可總是在那兒等待着承受物體，或至少會有我們的幻想到那兒。即使宇宙並不存在，空幻無物，絕對的無物存在，那無物不就事實上成爲了空間，空幻的空間準備承受着萬物，因此，我們不得不有這樣的結論：空間是可單自存在的，縱使不能有任何尺度來衡量它。

然而時間却不知此。

時間是由天體運動而產生，假使地球停止運轉，星辰亦都如此，假使沒有相繼的週期，時間亦就不再存在，是天文學產生了時間。

假使你有方法壓縮了宇宙，空間依舊存在，而時間却停止，終結，消失了。

我們計算一秒，一點鐘，一天，一年的時間，因爲天體是我們計算之參考的原故，一切都是相對的，因以假使地球的速度慢了一倍，那麼，白晝亦就長了一倍，然而一切總還依舊。又若我們的日曆不同，但仍不失爲計算時間之一種方法，我們並沒有說是更聰明了些。

任何人都可以把世界上的鐘推快或推慢了一點鐘，所有的日曆多加上了或減少了一天，一個月，或一年，依照他們的喜歡以任何方法修正了世紀之計算方式，時間系統，然而，他總不能改變自然的真實過程。

地球上的日，年不能應用到天體上去，在我們之系統裏的時間應用到鄰近的行星上如火星，木星，土星，金星，海王星雖然如同在這裏一樣的測量，然而却不相關。時間僅是個體本位的。假使我們生長在那裏，則須有別的量法，亦沒有與我們現在相當之這種時間概念，而事實上，我們之感知完全是相對的，因此時間上亦當無「絕對」存在。倘若我們的生命減短了，時間的感覺消失了，時間本身亦就停止不復留在。在虛空裏，一千世紀其實並不比一分鐘來得長久，因爲在那裏，時間乃是無物。

我們說「昨天」或「明天」，對於自然，萬物全皆「今天」。並且，每個人都有機會自己去證明當他睡熟了的時候，時間這觀念是並不存

在的。熟睡一點鐘與五分鐘相較，在意義上是給我們同樣的寶貴，時間純粹是相對的，睡一萬年的覺，亦可與一個鐘頭的覺無甚分別。

哲學家萊恩(Renan)，他曾闡明過這個真理：「天體並不存在，或許在十萬年後才有可能。一個人必須在那裏等待着一個遲緩的判斷，然後才會相信他們已經在前晚中逝去。已經「過去」才表示了「是」。連續是我們心靈要求的絕對條件，但對於物質或某物件，連續或同時却是一種擾亂。在死亡的呈象裏，我們問這黑夜是否會顯得長，這正像是一個天真的小孩子在臨睡時發出的問題一樣，因爲他確實太愛了他嬉玩的白天」。

假使我們這些思想的細胞能跟蹤着未來的世界，永恆就是他們的王國。

在太極(Absolute)裏，時間不存在而空間則獨然而立。

亦曾有人反對，說空間本身原是一種測度，因之當我們不能測量它的時候，我們亦就不能知曉他。無疑地，假使地球縮小了一百倍，於是八呎亦僅變成了一呎，一位昂昂六尺之軀，實際上如今變成了四分之三寸高的侏儒，可是事實上沒有東西會因而變小，因爲一米仍舊是地球外圍一千萬分之一的長，其他東西皆依比例而縮小。至於時間方面，它的測量完全屬於相對的並無一種絕對之標準可爲依據，驟而言之，它亦並不改變了這事實：時間僅存在於連續的事件裏，而空間却可超然獨立。

虛空，是對我們的感知無作用，除非以某種長度來測量它它是不能被壓縮的。不論我們之測量與否自己總是無物存在。這些雖對無極(Infinity)和太極(Absolute)沒有普通方法之測量，在絕對空間裏，仍可藉助於我們的觀察。在無盡的虛空裏，我們能想像出好幾種測量的方法：譬如在四度空間中看我們竟無大小之可言，可是在那種探究之形式下，不知道我們竟也能發現其他高度空間裏我們不能測測的事，認爲我們三度已盡各種可能對於空間之測量之能事了。

過去已不再停留，未來却亦種因於現在，以宇宙之眼光而言，萬物

中年婦女的變態

淳 春

據說，女人的中年時代，是一個危險時期，而且某種典型的女人，一到了中年，會變得滑稽發噱，大可以搬上舞台或銀幕。

因為這一種女人，雖然已失去了青春，她卻有一顆青春的心，極想把自己的生活改善得豐富而活潑，覺得自己仍舊是個年輕的姑娘，想重新闢出一條新路。她就開始寫日記，熱情於抽象的幻想，改變對於家庭的態度，最後就是出走。

她會比她自己的孩子更熱情，孩子們的幻想，在她看來，更覺得有意思，有興趣。這種情形重要到她五十歲後才停止發生，才不致有春回青春的野心。

所以她在五十歲以前，總是以精神的方法，來繼續她對於年老色衰的掙扎。而且今日的時代，更利於她在這一方面發展，她更覺得高興了。

她說：「媽在我這種年紀的時候，早成了老太太了。一當然在生理方面，彼此還是一樣。而男子對於這種半老的女人，並不藉她來鼓勵自己的前途，而是帶着三分怕懼心，愛她戀她，往往是出於被動的地位，因此，她們的機會，也藉此添增了不少。她可以靠着濃厚香郁的脂粉，以及裝飾入時的穿戴，變成一個想像中的年輕小姐。她以年輕的姿態，在菱花鏡中出現，欣賞着自己，覺得自己真是一位美貌的姑娘了。她像一個高年級的女生，把自己抬得高高的，以為自己的丈夫，好像有點不配，二十年前的婚姻，是當初鑄成的大錯，一時感情的奔放，使她想回復新婚的時期，來彌補她的缺憾，於是就不管管與不與，都搜羅為自己的朋友，像一個火爐，吸引飛蛾一樣。情願被一班不如她的男人們包圍着，顯出她是一位大衆的情人，並且以此為榮。以前所有的判斷力，至今已完全消失了。以前所有的知己好友，反變為她的障礙物，簡直有點生厭，而那種不清不白的女人，到成為她的同伴，因為她們所操的神秘生涯誘惑了她。女人在這種時候，是神志最模糊的時期，及至上了當，還不是惡訟師手下的犧牲品嗎？」

而那種沒有相當活動能力的女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把生活浸在幻想裏面，將丈夫或以前的情人所給的情書，翻出來過過癮，溫習一遍從前的甜夢，就算數了。

有一個女人在婚前曾與一個人發生過不愉快的愛情，在當時，她一點都不喜歡他，老罵他是一個流氓，可是隔了二十幾年，她憶起了從前

皆備於現在，置身於未來，我們可見到那些未來的事物宛若目前和過去的一切，我們僅是些短命的原子，浮遊在永恆的懷抱裏，出現在一霎那的光輝中。觀察我們的時代像是一個永久的實在——一粒塵埃之幻想出現和消失在一霎間的光束裏。

他思索自然必須生活在還未創造之初如已成過去的那個時代，並且「未來」如同「過去」一樣較「現在」遠為真實，嚴格言之「現在」其實並不存在，試由一秒進到另一秒已登入未來之境，而剛才一秒已屬過去之矣。我們說「現在」是指現在這點鐘嗎？不，一鐘點太長了。一分鐘嗎？不，在天文學家或物理學家看來一分鐘依然太長，一秒鐘嗎？亦不，它對電而言，亦嫌太久。那麼我們說「現在」是指十之一秒以內的時間罷！是的，隨你的高興但這仍然是對我們的感覺而言，就說，我們暫且同意這個規定吧。那麼，這裏，就是現在——十分之一秒——其餘的都是未來和過去，永恆才是永遠的真實。

因此從這個觀點出發，應用到仙女座天體的範圍裏去，上面我們談過像一個古屍經過一場長夢醒了回來，這個死地球的歷史曾經在我們的廿世紀時看見了生命之製造，而今就皆完全消失了。自彼時，重墜入世紀，守望着我們人類遲緩的世俗之革命，直到白晝完全變成了黑夜，我們生活到另一個新的「現在」裏，在那兒，似乎是一統和永恆。

未來的世界是在未來之永恆裏，正如同過去之世界是在過去之永恆中一樣，現在的一切都存在於太極之中。

上帝並不前瞻，亦不後顧，他不回憶，亦不先知，他僅注視目前（Present）。我們却能在動詞上分別出現在，過去和未來，藉助於思想，置自己於遼遠的時代之外，在那裏我們敘述了一段奇遇，我們亦可以說描寫的這段奇遇亦就是古代的遺聞。

上面我們描寫過的歷史乃是在——一萬萬年後的史實！

新	聞
外	國

國民大會前奏曲

1. 杭州一國大代表
 ×君曾向人表示：謂乘此次參加選舉，一定要投斯大林或斯大林化身一票，投斯大林無非對強權一種諷刺，沒大道理，投斯大林化身，乃「欲奪之必先予之」，使政權因而可以和平移轉於全國所擁戴的人手上，目的則在改變現狀，確保和平。云云。

2. 另有一位國大代表，刺正向各地友好求助，希望能借到一筆錢，因為他深恐赴京出席大會之後，國家預定發給回程旅費，已不足返家之需，備此一筆錢，可免流落客地之憂云云。

3. 「解放區」政府，現為南京召集國民大會，勢在必行，故通令全區大事搜索國大代表，用意不明云。

4. 杭州某印刷廠現承印浙省選

票，計用白報紙二〇〇〇令，每令三〇〇〇元計，則需國幣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印工猶未計算在內，以人口推計，全國人口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則所費約需二十倍於此，總數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平均每一國民要分担連印工約需五元（工資費於材料恐不止此數）僅此一項小計若此，其餘國人開支必有驚人數字，報告讀者。

黨中人打鐵打黃犬

黨改革新運動中，南京××黨部秘書處，職員間流傳着一句打「鐵」打「黃犬」的暗語，聞者不解其意，後經個中人語，始恍然大悟，原來該處有一位姓黃的秘書，平時對待同事很刻薄，動輒官話連篇，職員們皆敢怒不敢言，一次在某會堂上黃秘書不知又因何故觸怒眾怒，眾欲迫其在孫總理遺像前俯跪，幸為某老解危，眾怒不息因有打黃犬之語，窮根究源，眾又遷怒於某老過寵，故又有打「鐵」之聲。以局外人觀之，此事總有點小題大做之感，不過問題弄到眾怒如火山

之將爆發，「鐵」之應打，「黃犬」該黨中人謂：如此打法，徒亂無「之應打，恐怕還有更多的人該打，益於革新運動云云。

宋院長一親民「怨天下

宋子文院長是中國現任的行政首長，外人愛之，國人敬之，在萬眾矚目的今天，寄望宋院長的，當然多而且殷切。以久受民主洗禮的宋先生，無疑的做來必是一派民主作風。自從勝利以後，院長僕僕京滬道上，躬與溷政，顯是勤政愛民，親訪民瘼，報傳頗煩，萬民慶幸，巴望能解蘇民困；何似民困未蘇，民怨繼至，騰聲且際，記者探其故，其所以然者，蓋院長在滬所接觸者：大老官，大財主，大行長，大經理而已，能獲「民瘼」反映於在上者幾希？因有指宋之「親民」作風，實實辦政治之典型派頭云云。

白俄潛謀華建國

白俄是一個令人討人負責積極活動云云。獸的名稱，他們可以接受任何方面收買，供任何方面利用，這不是意氣話，實在是他們過去做出令人憎惡的事例太多了。最近盛傳白俄回教徒，古拉邦阿梨等奉蘇維埃政府密令來華，寓天津舊法租界紅樓，其任務為聯絡中國五千萬回教徒及其任務為聯絡中國五千萬回教徒及白俄，企圖在新疆北部烏拉鎮組織「烏拉山政府」，最高負責人為古拉邦阿梨，聯絡華人設總部於天津，並在綏、津、平、錦、熱、吉林、合江、嫩江、遼北、龍江、冀、魯、豫、晉等地分設支部，派遣專蘇聯連同前項移交保證，在最初六

傳說中共首領毛澤東于國內作戰，幾次遭受挫折以後，曾親飛莫斯科求援，與蘇訂立密約如下：

1. 蘇方前接收日本關東軍飛機，移交中共，並由蘇運東軍給予補充，使中共軍經常保有五百架飛機，分配於東北西北華北及華中各地，均以訓練中共人員自行駕駛為原則，并中共得以外蒙庫倫為空軍訓練基地。

2. 中國內戰，如全面展開，則蘇聯連同前項移交保證，在最初六

對外締約的創例

個月內，供給中共飛機二千架及必要之陸軍械彈。此項物資價格，由中共解放區蘆葦及棉麥等物抵償。

3. 東北共軍死守齊齊哈爾兩地，蘇軍於各該地留置部隊，必要時出面阻止國軍前進。

4. 中共以全力保持陝西蘇察與晉冀魯豫及蘇魯皖三大國內聯絡線，觀察蒙察與察熱及魯蘇海口之三大對外通路。

5. 平漢津浦兩路北段，中共須以全力阻擊國軍，西路南路展開破壞及游擊戰。

6. 中共主力撤至隴海路以北，但政治如未獲解決，則隴海路南之蘇院豫區，仍應控置野戰軍，以拊國軍側背，威脅國軍交通補給線云云。

「特共」近來活動

在政黨的政鬥鬥爭上是否可以成爲談判條件，姑置勿言，而以反特務相要挾的中共現在却正展開其所謂

中共的反「國特」是「解放區」里各種特色之一，在所謂政治商談之中，共黨代表亦曾以齊面或口頭提出取消國民黨的特務組織，這

「特工」，據記者最近獲得的消息而尚未作爲新聞報導的筆之如下，以要讀者。

1. 冀南中共最近積極調查流亡難民作偽編造中共黨員名冊，存放各「區政府」內，任國軍到達時搜得是項名冊，真偽不辨，假手殺人，使國軍喪失民心。

2. 中共江南特務隊長吳茂如，下分三組率同隊員，分布京滬滬杭兩線，從事破壞交通及其他恐怖行爲。

3. 偽裝投誠，乘機搶割稻谷及殺害地主紳士。

4. 籠絡并收買新聞記者改變攻擊共方論調。

5. 嚴防洩露蘇聯援共之事實。

據上海文匯報載：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留滬期間，每乘車出，車後必尾隨另一汽車，上海人稱之爲「釘梢」，傳爲盧家灣警察局的監視哨。這事照上海民間傳說，是警局多事，老百姓憤憤中亦正是事，何須警察保護！其實，依記者綜合各方流言觀之，警局以

周尾巴生兩條

報傳作家茅盾赴京辦理出國手續，將去蘇聯講學，此君脫離共黨後頭頭著作，以左派自由主義者自居，似已不願作政治活動，歷來已久，此次因「裏脊」而應蘇聯之聘，但蘇聯所望于沈帶去蘇聯者非中國文化，乃是可以作爲世界革命所需要的爆炸原料，于中蘇文化交流無絲毫之助，此于中國左派自由主義作家的茅盾，實在是件痛苦的事，但是「裏脊」的力量終于使之成爲可能的事實，隨行意態頗唐，若有語而止，極呈不安之狀，渠之同伴不乏爲之嘆息，喻渠此去，似乘炸彈出國，其前途可想而知云云。

民間情緒萬變，不願再負第二李開事件之責任，故而加緊保護措施，另一方面據說（報傳）周曾因中共主戰派抬頭企圖遷港而不果，延安政權爲防周案演成張國燾第二，以恨以防，亦有汽車密隨周後，故而周恩來有了兩條尾巴，一條是責任，一條是疑忌，聞者嘆曰：周君何以是非之？云云。

沈雁冰乘炸彈出國

報傳作家茅盾赴京辦理出國手續，將去蘇聯講學，此君脫離共黨後頭頭著作，以左派自由主義者自居，似已不願作政治活動，歷來已久，此次因「裏脊」而應蘇聯之聘，但蘇聯所望于沈帶去蘇聯者非中國文化，乃是可以作爲世界革命所需要的爆炸原料，于中蘇文化交流無絲毫之助，此于中國左派自由主義作家的茅盾，實在是件痛苦的事，但是「裏脊」的力量終于使之成爲可能的事實，隨行意態頗唐，若有語而止，極呈不安之狀，渠之同伴不乏爲之嘆息，喻渠此去，似乘炸彈出國，其前途可想而知云云。

政治黃牛黨

李開追悼會上羅隆基才上去要說話，下面起了一陣嗷聲，問夾着「尾巴」，「政治黃牛黨」，及「羅羅戲角色」，等叫罵，羅君的尊號真太多了，除了尾巴一語外，後兩語記者聞之，不禁要爲之考證一番：所謂政治黃牛黨，大概是指羅隆基不懷民主，偏談民主，不懂和平，硬談和平，不懂政治，偏要醉心于政治上的買賣，而且是買賣空空的買賣，縮着舌時，是他失望，伸着舌時，是他希望，靠着戰亂好在刀口上祇點血脈，流轉秋波，賣弄一身解數，蒙着眼睛調羅羅戲，只有做給瞎子看，誠爲評者妙喻云。

新	聞
外	國

本刊已依法呈請內政部登記中

發行：人行發
民報
 能說能話
 聖手
 勇於報導的
 權威
 杭州小型報
 路元開州杭

張文伯主編
 第九卷第卅九期
 中央周刊
 十月十八日出版

巴黎和會的成就
 美國人怎樣看蘇聯(建築中的新世界之三)
 戀愛與婚姻
 中國政黨之病
 英國婦女的新時代
 日本之戰(下)

上海前線日報
 號215路川四
 發行：人行發
 新近擴大
 多副刊多
 多趣味
 公正言論
 新編新穎

張文伯
 汪叔棣
 毛起鵬
 王疑始
 方舟
 海琴
 望格爾
 柯德濟
 劉美信
 芳譯作

北平
華北日報
 發行：張明煒
 消息靈通
 言論公正
 發行最多
 獨霸華北

法國狄龍著
 梅仲協(祖芳)譯
 憲法精義
 每本定價五千元
 本國法律之基礎
 法學之社會學
 法律之社會學
 法律之社會學
 法律之社會學

新潮
 (第四卷第七期)
 發行：新潮社
 主編：張
 發行所：新潮社
 地址：杭州學士路恩壽坊四十一號
 電話：一四九六號
 印刷者：浙江文化印刷公司
 地址：杭州東大街一三九號

本版書刊
 三民主義哲學
 張太風著
 定價一千元
 文學原理
 陳安仁著
 定價五百元
 國防建設
 徐培根著
 定價一百元
 「新潮」第三卷
 每冊五百元

零售：每冊三
 〇〇元
 訂閱：半年七
 千五〇〇元全
 年一五〇〇元
 社址：南京相府營二十號

本期零售四百元